

會長、諸位大德同修，大家吉祥！阿彌陀佛。我們等於是辛丑年，進入這個牛年第一次一起共學。新年要有新希望，尤其這個「牛」在十二生肖當中也是挺有特色的，就像我們閩南話說的，「做牛得拖，做人得磨」，這個話講得很好，就是要認命，而且要認天命。孔子在《論語》講的，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。這個天命就是一種使命、責任，responsibility，是責任感的意思。因為我今年還有一個任務就是學英文，壓力也滿大的，明年就要考試了，都三十年沒有碰它了，所以該幹的東西這是逃不掉的，還是很歡喜的去接受，去承擔。

那我們對自身要有責任，今生不將此身度，更待何生度此身？我們對自己有沒有這個責任？人要對得起自己，才能對得起別人；人要自愛，才能愛人；人要自覺，才能覺他。君子務本，我們考慮什麼事情，要從本上考慮，你的水都加在根本上，還怕這個樹不長嗎？可是這個水加在枝葉上，加的再多它也長不了。本立而道生，尤其我們是學佛的人，對根本了解的更多了、更透徹了，佛講的法，徹法源底，把最根本的找到了。你說世間的人沒有接觸佛法，他會想得到宇宙是自己的一念心變的嗎？不可能。

我們還沒學佛以前，每天被五欲六塵給困住了，隨著年齡增長，煩惱也增多了。「少也何知，東西莫辨」，小時候都盼著過年，一過年就高興了，有壓歲錢可以領了，沒什麼煩惱；「長而有識，貪欲便生」，隨著年齡增長，我們假如沒有學佛，不知不覺這個第六意識分別、第七意識執著、第八阿賴耶識落印象，都在起作用。這個落印象很厲害，大家去觀察，一般的老人一開口就是過去的事

情，一直講一直講，他自己也止不下來，因為落的印象太深了，他不是故意的。落的印象太深了，看到這一棵樹，好多景象就出來了；看到家裡面的哪一個場景，他好多景象又出來了。有些人年齡大了，另外一半先走了，不敢回家，為什麼？因為他（她）一回到家，看到那個角落就想起他（她）另一半，跟她（他）的情況，跟她（他）的相處，那個念頭揮之不去，不敢回家。所以人生假如不懂得修行，你說還有啥意義？隨著年齡增長，愈來愈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。

所以修行的核心是什麼？放下，真正的功夫在放下，不是說我們學了多少年了，吃素多少年了，學過幾部經了，不能只是看這些。有時候這些東西還變成障礙，因為我們覺得我學過了，覺得自己有什麼，就沒什麼了，覺得自己有什麼，慢心就會增長。所以《無量壽經》「賢護等十六正士」，賢護，真正能護好自己。我們自己護不好自己，能不能護別人？我們從小到大常常聽長輩說到，「自身都難保啊」。自身都難保了，你還要去幫人？又有一句俗話講，「泥菩薩過江，自身難保」。那哪個父母不希望孩子好？可是問題是，你不好，他能好嗎？他每天看著你，你隨時在影響他。你看到他不好，在那瞎著急，你那個著急就給他負面的影響了，面對事情慌張，那個能量就在影響他了。所以我們看，一般傳統的祠堂都立一個牌位「天地君親師」，這五個身分是很偉大的。沒有天地，哪來的萬物的生命呢？所以天地有養育我們的恩德。我們讀過《地藏經》就知道了，你看有多少天神、多少地祇地神在護持，而且有很多這些天神、地神，佛菩薩示現的，這些恩德都在，我們沒有讀佛經，不知道。老和尚曾經說，沒有佛菩薩加持，連聽經都不一定能聽明白。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因為我們有一念想聽經，這是有善根，善根一起來，佛菩薩馬上加持，因為他同體大悲。

應該是三年前，在英國漢學院，老和尚對著我們所有的工作人員說到：我們這些人習氣都很重，可是為什麼這個任務還讓我們做？因為我們還願意承擔，就是我們還有一念善。其實佛菩薩的慈悲、佛菩薩的加持很明顯，我們心太粗了，你靜下心來去感受。比方說讀一部經，你很靜下心來讀，讀完你的整個身心感覺不一樣了；本來今天挺疲憊的，去念半個小時佛，感覺不一樣了。像成德處理的事也不少，有些不知道怎麼辦，「啊，先別想了，念念佛吧」，念著念著就有靈感了，都很明顯，那佛菩薩加持。老法師告訴我們，我們習氣都很重，因為我們都是成年才學的，這一生形成的習氣要調伏就要下很大的功夫，更何況我們又不是只有這一生，我們在長劫的輪迴都有染污。你們有沒有經驗，突然冒了一個念頭，自己都有點恐懼，哎喲，我怎麼可以起這種念頭啊？那阿賴耶識的種子，剛好遇到什麼事情冒出來了。阿賴耶識的種子有多少？《普賢行願品》說到，我們造的業，比方說造一件就是一根頭髮的體積，頭髮最起碼有體積嘛，所以若造的業有體積，整個虛空法界都裝不下自己造的業，太多太多了。造的業不會消失，假使千百劫，所作業不亡，因緣會聚時，果報還自受。這因果是不空，起個念頭是個因，會感果。

所以為什麼我們的古人這麼重視胎教？那母親的一個念頭善，這孩子就種了一個善因。「太太」這個名字就是從周朝來的，三個賢良的母親，結果好幾代都出聖人。太姜、太任、太姒，這太任，周文王的母親；太姒，周文王的妻子，周武王、周公的母親，你看代代都出聖人。所以老法師說了，重視胎教出聖人，重視三歲以前教育出賢人，三歲以後再學，能學到君子不錯了，所以都要掌握這些時節因緣。所以諸位同修，「何不於強健時努力修善？」修行的道路如逆水行舟，不進則退。去年過去了，自己是進還是退？學佛

就是要面對境界要清楚，自己冷靜下來，我去年是進還是退？經一事長一智，經一年要成熟一年，愈來愈成熟，愈來愈有警覺性了，愈來愈能觀照了。這是對自己負責任。

印光祖師勉勵我們，人皆可以為堯舜，人皆可以作佛。所以要自立自強，春天來了，「天行健，君子以自強不息」。而這個責任還延伸到對家庭，所以知天命重要，「不知命，無以為君子」。我家庭的本分是什麼，我這一生跟家人結這個緣，我要帶領家人往哪裡走，這是責任。再延伸到團體，我所在的團體、所在的學會、所在的弘法的單位，我也有責任，往哪裡走。人這麼一思惟下來，哪還有時間發呆啊、打妄想啊？時間都不夠用，四十八小時都不夠，更何況只有二十四小時。再延伸，我是中華兒女，那華教在馬來西亞的傳承也是我的責任，一條龍的傳承、一條龍的實驗重要，我能盡到什麼力？

當然，我們在出力的時候也不能忘了次第：身修、家齊、國治。你不能家裡的事都沒有好好管，到處在外面跑，這表錯法。所以應該是遵循這個次第，讓家裡的人能感受到我們學佛真正改變了，提升了，讓家裡更溫暖、更和諧了，家裡人看到傳統文化、佛法的殊勝。這為人演說當然要從家裡開始演，哪有家裡不演，跑出去外面演？奇怪了，那在外面能演，為什麼家裡不能演？那不是用同一顆心嗎，那怎麼會外面能演，家裡不能演？因為外面可以裝，家裡裝不了，家裡怎麼裝啊？我看家裡裝不了，裝二十四小時，你的身體會僵硬，是吧？裝不了的。所以儒家這個次第還是很有道理。

那我們從我們中華兒女，再延伸到我們是佛弟子，佛法的承傳，末法九千年靠念佛法門，我們的學會怎麼表好法，怎麼有學風，怎麼有道風，我怎麼把君、親、師扮演好。就像我們學這個「跟隨恩師雪廬老師學習經教十年因緣」，師父的這段開示，他老人家教

我們怎麼當學生，這個都是從根本學起，君子務本非常重要。人不學不知道，任何一個角色都要學的，哪有人天生就知道怎麼當媽媽？她有那個愛心是沒錯，可是妳不看看三太怎麼做的，妳還是有一些會不明白。你說當老師，《禮記·學記》也不用學，《師說》也不用學，我就會當了，不大可能吧；你說我當領導，堯舜禹湯、文武周公怎麼當領導，我也都不用學，我就會了，我看再來人也不可能這樣表演吧。再來人這樣表演，我們怎麼效法？這只有他能，我們沒辦法。他一定表演我們可以效法的。

所以老法師為什麼說《群書治要》很重要？老人家講經舉過馬哈迪先生，你看老人家很慈悲，讓我們弟子們趕緊把《群書治要》的一些重點挑出來，編《群書治要360》，為什麼叫「360」？讓他一天看一條就好了，他壓力不大。現在的人很忙，你一下很多東西，他首先感覺就不舒服了。你再好的東西，他一不舒服，他不願意接觸了。這都是老和尚在表演給我們看，對眾生要柔軟，要體恤他們的情況，他們就容易接受了。「趕快挑出來，翻，翻成英文，有幾句翻出幾句，趕快拿去給這些政要看」，都是要利益他們，等編好了又很長一段時間了，有資料了趕快送。你說老人家這些做法，是不是我們的學處啊？我們往往都，我一定要到怎麼樣了，我才去怎麼樣。結果本來這一件事三年前就想做了，然後一定要等到怎樣了再怎樣，然後一直等都沒有達到那個程度，結果這個事就一直拖啊拖。所以你有一個目標，也要把它分成每天、每個月，你不要一下目標定很高，然後都沒有這個循序漸進的步伐，最後又很沮喪，「啊，我又發空願了」。所以總要檢討這些做法哪些可以改善，護念自己也要有善巧，護念大眾也要有善巧。你看老法師都能洞察這些細節，有就給他送一點。結果馬哈迪先生看了幾條說，哇，這講得很有道理呀，假如我在很多年前已經看過了，我可能就不

會犯一個很嚴重的過失了。他也是為國家，可是有一些他也不一定能完全都能懂、能考慮到，但是那個決策都會影響面很大很大的。

那我們一提到歷代朝代盛世，都會想到唐朝「貞觀之治」，唐太宗很有天分吧，可是他是將軍出身，他真的要治國他也有欠缺，可是他有自知之明。他請大臣們，那個都是飽讀詩書的人，很有道德學問，魏征、蕭德言這些大儒去編《群書治要》。在《群書治要 360》序文裡面講了，，老人家在序文裡面有提到，唐太宗自己說，非常歡喜這一部書「廣博而切要」，它談得很廣博，但是都很深入，切中要點，所以唐太宗「日日手不釋卷」。

諸位同修，我們每一天都在當人家的父母，當人家的老師，當人家的領導，都有可能，我們有沒有手不釋卷，一有時間就學習？其實說實在的，我們冷靜想一想，我們不念佛的話，很可能是打妄想；我們不學習的時候，很可能就打妄想了。可不要小看打妄想，起個念頭就是一個種子，只要不念佛，很可能就是輪迴心，輪迴心又造輪迴業了。所以《三時繫念》有一句話對我們的提醒太重要了，「須臾背念佛之心，剎那即結業之所」。這個是對念頭認識了，對念頭警覺了，不可以讓妄想一直相續了。你起個念頭，它在以後都要現果報的。而這一念是佛號，果報在西方極樂世界。要修淨業，要去淨土，不要造惡業，善業也別造。你行善了，「我希望有好報」，那變善業了；你行善了，不放心上，行善了，所有善根心心迴向，願生極樂世界，跟四十八願相應了，這個叫淨業，往生的資糧。只要有求的心行善，輪迴的善報，輪迴啣。所以修行人不求果報，老法師這些話都很重要。

所以《了凡四訓》說要「三輪體空」，「內不見己，外不見人，中不見所施之物」。這一段話我們都很熟，但是我們想一想，為什麼會跟家裡人生氣，為什麼會跟身邊同事、朋友生氣？很可能有

原因是我們付出有落印象，「我都做到這樣了，不然你要怎麼樣？」「我都對你那麼好了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對我呢？」看起來好像是對方不對，但是反觀我們為什麼會有情緒？還是付出有求回報了。

「純是愛人之心，則為端；有一毫憤世之心，即為曲。」《了凡四訓》這每一句很深、很廣，真正去體會、去用它，受用無窮，那習氣沒辦法藏身。你看他講得特別深入、特別透了，你還有一毫，你還會情緒上來，一定有貪求。所謂諸苦皆從貪欲起，不知貪欲起於何。人就是貪不到了，他才會不高興了，瞋恨心就很容易起來了。誰不聽我的話，不高興了，因為我們有控制，控制就是要求、貪求了。這些心念我們看不到，它就會不知不覺在增長，不進則退。

所以剛剛我們提到，隨著年齡增長，「長而有識」，這個識就是，我們說唯識所變，心現識變。為什麼本來是一真法界，現在變成六道輪迴了、還有三惡道了？都是因為這個識，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。所以學佛，用一句話來表達，「轉識成智」，要放下分別、執著、起心動念，功夫就是要用在這裡，這叫會修行。所以我們念佛也要會念，要專注，字句分明，要都攝六根。不能邊念都在想其他的事情了，那就「口念彌陀心散亂，喊破喉嚨也枉然」。而且這種念佛危險在哪裡？因為心散亂還會去想東想西，我們的分別執著會增長，然後還覺得自己我有在念佛，我每天還念不少聲呢，但是其實分別執著在增長。所以師父領進門，修行靠個人，都得要我們自己檢驗自己，這個得要靠自己的哦。所以為什麼說修行第一關打破自欺一關？我們自己騙自己了，怎麼護自己？所以夏蓮居老居士特別提醒，不要輕忽養識。就是你不要把那個我們的，這個識就是你的分別執著，你不能讓它增長。佛法是要放下這妄想分別執著，可是我們邊念佛，還在把它長起來。所以這四個字重要，不要輕忽了，不要忽略了，我們在長養我們的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。那這個

就變成修行的警覺性要非常高了，要反觀，觀心為要。

我們平常沒有念佛，也沒有在做事的時候，我們在那裡考慮事情，我們是用經教在思惟，還是用自己的想法看法？自己的想法看法一直在那裡想事情，還是在增長我們的分別、執著、落印象。所以老法師常常都引這個禪宗說的「你會麼？」大家聽過老和尚講經的時候說「你會麼」，那我們一聽完，要問自己，我現在會不會了？你不能聽老和尚講這一句「你會嗎」，聽了十幾遍二十幾遍了，還不知道自己會不會，那不行啊。那不能讓老人家白講了，這些法語都很精彩，我們要珍惜，不然福報就折掉了。會了，那就不能讓念頭亂動，不能讓話亂說了，「善護口業，不譏他過；善護身業，不失律儀；善護意業，清淨無染」。

那我們剛剛提到了，天地君親師很尊貴。「待婢僕，身貴端」，你是領導者，「雖貴端，慈而寬」，我們今天在領導的地位，有沒有慈、有沒有寬？人有權力就容易強勢，「勢服人，心不然；理服人，方無言」。有權力了，壓下去，那反效果。要「和顏愛語，勸諭策進」，這個是一個一般的情況，要這樣去做。除非到很特殊的情況，你要壯士斷腕，那個就是那時候的情況。但是要到壯士斷腕，也是發現問題可能比較慢了。就好像你中毒了，你馬上處理，好處理；中毒，你拖，拖個一兩分鐘，愈拖愈難處理。病也是一樣，愈早治愈好治，拖愈久，鐵定還要花更多的時間才能恢復了。所以今天我們在領導的位置、在老師的位置、在父母的位置，我們是不是都是隨順聖賢佛菩薩教誨來考慮事情？

所以唐太宗說，他手不釋卷，他說，能讓我，「使我稽古臨事不惑者」，他每處理一件事，他就可以從唐朝以前這些發生的事件，還有這些聖王的教誨跟做法，他就得到啟示了，啊我知道怎麼辦了。他不會遇到事，啊，怎麼辦呢？很慌張，很著急，該怎麼做啊



？那我們有沒有真正遇到人事問題的時候都不知道該怎麼做？這個時候要靜下來，把《弟子規》念一遍，裡面應該有答案吧。把《群書360》，看這個問題是屬於當領導、還是當臣子的，是屬於齊家的、還是屬於為政的，都可以查。理得心安，真正找到相應的教理了，心就安了，往這樣做應該不會有問題。所以唐太宗感謝這些臣子編了《群書治要》，我現在面對事情不會迷惑，都知道怎麼辦，感謝你們出的力。

老和尚為什麼要倡導《群書治要》？我們都不是從大家庭成長起來的。以前的讀書人，他從小就，少則七八十人在一起，多則兩三百人，他都在鍛鍊，他所經歷的人事很多很多。所以為什麼齊家就可以治國？他從出生就在鍛鍊，為父母想，為整個家族想。那我們從小有這樣的鍛鍊嗎？人情世故，有時候沒有人給我們講，我們也不懂。「交淺不可言深」，這很重要，「絕交不出惡言」，「話到口邊留半句，事臨頭上用三思」。所以李炳南老師為什麼要編《常禮舉要》？我們對禮都不懂了。那照理來講，一個朝代成立都要製禮作樂的，但清朝之後沒有做這個動作了，老百姓不知道怎麼處世待人、應對進退的標準是什麼。但老人家慈悲，他編了一個《常禮舉要》，然後老人家說，學禮的標準是什麼？最起碼、最低標準，我們先當一個不要讓人家討厭的人，不要給人家添麻煩的人。我們真的，不學《常禮舉要》，要不讓人討厭很難，不是我們故意的，考慮不到那些點了。別人因我們已經氣得不得了了，怎麼會這樣啊？我們可能都還不知道。讓父母已經操心得要命了，我們還覺得，有什麼好大驚小怪的？所以老法師教我們做什麼都有深義的，所以聽話了、做了，後面就知道為什麼了。但是不聽了，可能這個時節因緣就拖了很久，就漏失了，錯過很久了。

我給大家舉個例子，有一個同修，我們認識也很久了，十七八

年了。剛好那一天跟他聊，他說，這個我看《大經解》看不下去，後來我就不看了。我說，你為什麼不看了？他說，因為我看，我覺得這種佛教名詞的解釋很多，我就不看了。大家注意，他在決策的時候，是依什麼來決策要不要看？大家思考一下，依什麼？依「我的感覺」。假如我們常常是「我的感覺」，那我們到底是跟老和尚學，還是跟誰學？其實我們大部分的人是跟自己學，不是跟老和尚學。所以是要聽話的才是善知識的學生。當然善知識慈悲，他一定都是和盤托出的，但是我們肯聽、不肯聽，那就是我們自己的造化了，他不可能會偏心的，善知識慈悲啊。可是我們看，他這些念頭都已經好多年前了，可是他知道他的念頭不對嗎？

所以經一事長一智，哪有這麼簡單？我們往往經歷一件事情了，不是用佛法來總結經驗，都是用自己的想法、感受。有的還經一事，不是長一智，長一「怕」，怕什麼？哎哎，以後這個事不要找我了。事情都過去了，我們沒有增長閱歷，變成增長恐懼了，那不是用錯心了嗎？所以有時候我們現在想想，每一句我們很熟悉的道理，那要做到也不簡單，那都要下一番功夫的。「歷事練心」，我們誰都常常都掛在口上，重點是我們練，練出來沒有，歷事練心，練出什麼心啊？有沒有練出柔軟，當太太的有沒有練出柔軟？當先生的有沒有練出承擔？諸位同修，我剛剛又補了一句，「當先生的有沒有練出承擔？」你們也要善於觀察，你們沒有發現，我一講完女眾，接著要講一下男眾？這樣人心才會平衡。不然，你不知不覺，講著講著讓人家心裡不好受，你不知道啊。人之常情啊，男身就會偏袒男身，女身會偏袒女身，這人之常情，可以恆順，是吧，寬以待人；但嚴以律己，不能感情作用。「好（音浩）而知其惡（音餓），惡（音務）而知其美者，天下鮮矣」。你很喜歡他，或者你跟他感情深，你要發現他的問題不容易。「你敢批評我哥哥，你敢

批評我好朋友，我給你拼了！」那都是感情在作用。要冷靜，那嚴於律己了；寬以待人，人家有這個心境，這個很正常，可以理解。

所以新的一年，過去曾經走過的路不能白走。成德觀察，包含我自己，能從走過的路得到教訓，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。有一句成語叫「重蹈覆轍（音徹）」，有念「重蹈覆轍（音哲）」，這個成語可能我們都聽過。更重要的是，我會不會犯這樣的問題，只要過去的事沒有真正體會到錯在哪，以後一定會再犯。因為之前會錯，是強者先牽，這樣的念頭、這樣的言行比較強，只要我們沒有察覺到它錯，以後還會這樣想事情，以後還會這樣說、還會這樣做。所以普賢行願有「懺悔業障」。那老法師進一步講：懺悔業障，章嘉大師說「後不再造」。所以剛剛更大家舉這個例子，其實當事人根本都不知道自己的念頭錯在哪。我跟他說，你有沒有看到，你在做決策的時候，不是老和尚的教誨為先，是你自己的判斷跟感覺為先。而且他都在從事教學，我說，今天你自己都觀察不到你自己念頭的偏頗，你能夠把「惟從心源隱微處默默洗滌」，你能把《了凡四訓》這一句話教給你的學生嗎？我們自己都做不出來，能教給學生，不大可能。所以為什麼《大學》說「自天子以至於庶人，壹是皆以修身為本」，他有修身為本了，他在扮演任何一個角色，他才能有身教。不然話講的再好，修身不穩，有時候講的好，做的不相應，給人家的反感更深，那還不如不教，因為副作用出來了。

所以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」這六個字非常重要，但是得要我們自己在我們的念頭處去檢查，才能看得清楚。不然一年一年在過，很快。今天起了那麼多念頭，講了那麼多句話，有沒有錯？也不清楚。所以老法師講到，一個人講課攝受力，跟他自己的修行有關。有一些人講課，課程結束了，這個聽眾過了兩天、三天，還在回味，還有味道；有一些課聽完了，一離開那個教室，忘了。為什麼有

這個差別？師父上人說的，就是講經的人他自己修身落實的程度，他的實修。就像我們在給大眾、甚至是給小孩上課，老法師提醒我們，最重要的是勸自己。我們在教導孩子了，我們自己做到沒有？勸自己。而且講出去了，得要給孩子做榜樣，帶動孩子，帶動大眾，就有鞭策的力量。其實這些都是老人家他在從事教學的心法。我們可不要只關注在我怎麼把課講好，講的引經據典，很多材料。這個不是不重要，但更重要的還是修身為本。

那我們君子務本，上一次跟大家談到老和尚這一段開示，是談到相信老師。剛剛這位同修，他很多年前看這個大經解，他看名詞解釋太多了，不看了，這麼一放下很多年就過去了。最近覺得這本書很好啊。他假如那時候是聽老師的話，先繼續看下去，他就看進去了，就不會耽擱那麼多年了。而且我們要知道，老和尚給我們的教導，那是他一生的智慧跟閱歷，有時候我們自己想，不見得想得了解。可是你老實做著，做著做著你慢慢就明白這個深意在哪裡了，這個是成德這十幾年來的深刻體會。

就像英國漢學院，成立的時間很短，反對的聲音也很多啊，我們自己其實也不是很確定，這個緣成不成熟、可不可以做？但是因為相信師父，師父說要做。好，大部分都反對了，但老和尚堅持，那我們跟著走過來三四年了，哎呀師父考慮得太深遠了，那從小讀經的孩子可以到這裡來進修了，這個路就走通了，在國際間就沒問題了。我到了歐洲才知道，那歐美對學歷很看重的，你要到一個大學去，你沒有PHD，你很難講話的，他很重視這個學術地位的。那你跟他們說，跟歐洲的這些人說，你們這樣不對，你們要重實質不重形式，你們要重人家的真實的德行。你能這樣去跟人家講啊？你要先恆順眾生嘛，和光同塵嘛。所以要把漢學介紹給西方社會，都要和光同塵，這都是大工程，但是老人家看得很遠。現在這些比我

緣分好的年輕學子來讀書，我看了就很欣慰呀，累都覺得很值得，他們鐵定比我好啊。這從因緣看，他因緣比我好多了，我都是二十幾歲染了一身習氣了，才遇到老和尚的。那我這一代是做鋪路石，人貴自知嘛，我是鋪路石的工作，要把鋪路石的角色扮演好。

那現在看我們馬來西亞同修很響應這個一條龍，我在那算一算，哇，以後可以送不少學生過來。你們的孩子、孫子好好教，我在英國漢學院等他們，呵呵。而且這個孩子念到十五六歲，再以英國的這種學制，跟馬來西亞學制應該是相同的，他十六歲就可以啊，再讀個預科班十七歲，十六、十七歲就可以來了。你們假如現在開始培養，到十六七歲，監護人我幫你們找，我們這裡有同修啊，這麼好的孩子，直接讓他接過來了。那他整個從小就一直學過來了，他的緣分就跟我們不一樣了。我們所經過的歲月，把一堆knowledge(知識)擠呀擠呀，擠到腦袋裡面去。然後考試前熬夜，結果考完試了累癱了，睡兩天，然後再去happy兩天，接著又要面對下一次考試，然後又要擠一堆知識，現在想一想都忘了。

所以我那一天思考一個問題，我說我們現在的悟性不如以前的人了。首先呢，以前的人跟大自然相處的很多啊，互動的很多。哇，你看春天，像我們在這個英國，春天就很明顯了，你看路邊的花都冒出來了，春天來了，生意盎然。你看著那個花開那麼漂亮，啊，你每天早上一出去，空氣怎麼這麼清新，你不感謝樹嗎？你不感謝這個自然的美景嗎？很有感情啊，很有感覺。現在的孩子住在哪？高樓大廈，都關在鋼筋水泥裡面，都沒有這種親身去感覺大自然，甚至去看著一個植物的成長。你給他種種菜呀，像昨天元宵節，我在住的後院種了一棵蘋果樹。我突然想到一件事，牛頓是在蘋果樹下發現地心引力，這麼一敲把他給敲醒了。我是種一個蘋果樹啊，我在底下乘涼，看會不會剛好掉下來，我開一點小悟。牛頓又是

英國人，我現在也在英國種蘋果樹。那這個日子種有好處，你不會忘記，元宵節種的。以後有機會你們來，我請你們吃蘋果，自己種的。那自己種的不一樣啊，你要給它澆水呀，都有感情的。這個是第一個。

我們現在不能怪孩子，你給他講半天，他都領悟不了，你不能生氣呀，你要憐憫他，萬法因緣生，他的悟性也是因為因緣不好造成的。第一個，跟自然相處太少了。你看古人，從小都是在農村、自然當中成長，你看他的生活詩情畫意，看到一個景象，他就湧出一首詩來了，這樣的人都不會得憂鬱症，是不是？你看現在住在都市裡，憂鬱症愈來愈多了，那不是沒有原因的，人未能無心，終為陰陽所縛啊。人的修養還沒有到無心的時候，他會受到整個環境的影響。你一走出去，那麼開闊，他心胸不會受影響嗎？您一看都市叢林，都是一棟一棟大樓，他會開闊嗎？那當然，你不要聽完我，說你要搬家，到時候鬧家庭革命，你們又說是成德法師交代的。什麼事情都要水到渠成，循序漸進，不要著急。再來，你可以禮拜六、禮拜天，馬來西亞是福地呀，到處都是公園，你看人口沒有多台灣很多，面積是台灣的十倍呢。

我研究過，馬來西亞的華人福這麼大，最重要的念祖先的恩，然後盡力的一定要把祖先的文化傳下去，哇，這一念心修了大福報，以後還有更多的福報修。我們好好依教奉行，我們的華小、獨中、淨宗學會一條龍的辦學，哪怕是一個道德講堂都把它做好，以後學中華傳統文化到馬來西亞學，這個就very exciting（激動人心），這個海峽兩岸的華人就捶胸頓足了，怎麼學要到馬來西亞去學？要學女德去哪裡學？到馬來西亞去學。「虛空非大，心王為大，金剛非堅，願力最堅」，要發這個願。其實哪裡女德還有根基的，哪裡就是傳統文化能弘揚起來的地方，這是一

定的。為什麼？天下之安危，女人家操之一大半，聖賢人都是母親培養出來的，沒有女德，怎麼出人？我最近跟很多同修在交流，每一個人都在調整他內心的世界，內心裡都有恐懼、都有煩惱，原因在哪？媽媽很強勢。大家注意，一個孩子假如從小生活的環境母親很強勢，他常常都會很恐懼，講話都不大敢講。那一天兩天還好；在強勢、壓力的氛圍經過多久？少說也有十五年。所以這個安字，老祖宗創字有意義吧？安，房子底下有個好女人，就安了。

所以我們今年大家一起發個願，老實、聽話、真幹。從哪裡開始老實呢？從念頭不能隨順自己的感覺，念頭要隨順老和尚教導的，隨順聖賢佛菩薩的教誨，從心源隱微處去觀照。真的是依報隨著正報轉，一個人真的變了，他的家庭會開始轉變，身邊的人都會轉變，因為真的「人之初，性本善」，我們真的有為人演說了，依報真的就開始轉了。假如我們學了很多年，還是覺得家裡面都沒什麼改變，那不是別人的問題，是我們自己沒有真正落實經教。延伸開來，團體也是一樣的。所以古聖先王，他們都是聖人坐了君王的位置，所以叫古聖先王。我們這個民族一開始都是聖人做天子、做領導者，他們傳了一句心法，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。這個家現在不好，我是一家之主，從我開始改變起，不要求其他的人。所以老法師說他最佩服老祖宗的一句話，就是這一句，大家都聽過吧，老和尚說最佩服祖先的這句話？那我們聽完了，接下來呢？對呀，老和尚說他最佩服老祖宗的就是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，我相信沒有人沒有聽過老和尚這麼講的。接著是，然後呢，然後我們會提起什麼態度，有沒有把這一句話放在心上，遇到境界提起來觀照？不然這一句話還是這一句話，跟我們沒關係了。只要沒關係，副作用就出來了。

每一句經句學了都跟我們沒關係，那有什麼副作用？就是《弟

子規》說的，「不力行，但學文」，學了，老和尚說的「行有不得，反求諸己」呀，學文了，但不力行，在家庭、在處世沒有這個態度，提不起來，「長浮華，成何人？」因為，確實我聽過這個道理呀，我只要不往內了，我就會往外。所以經教懂多了，假如沒有解行相應的話，一定變成很容易看別人過。結果我們學經教本來是要來利益自己的，但是因為我們學習的態度不對，反而障礙了自己。所以我們得檢討檢討，老和尚有哪一些教誨，我在處事待人面對境界的時候，我常常能提得起來？這才是我們真正受用的地方哦！重實質，我到底真實受用了多少？不是形式，不是聽過多少經，不是學佛多少年，這真實的受用才是重要的。

老人家接著談到的是「雪公作風」。因為我們跟著善知識學習，要善於觀察善知識怎麼把佛法用在生活、工作、處事待人接物，怎麼做人、怎麼做事。而且一觀察到、一效法，自己就變了，讀書貴在變化氣質。就像一開始老人家提到了，他在台中十年學習經教，看到李老師的生活作風，李老師九十五歲以前生活自理，住在一個很小的地方住了三十八年。我們要知道，善知識他時時都為人在演說。所以印光祖師也是，弘一大師有去親近過印光祖師幾天，他說受用太大了。我們說「惜福水」，那就是印光祖師的德行他傳給我們這些徒子徒孫，哪怕你飯粒都吃完了，用點水，上面還有點油都不能浪費，惜福水過一過，以苦為師，絕對不糟蹋糧食、不糟蹋資源。其實我們去看《祖師傳》、《高僧傳》都是一樣的，他們都依照佛陀的交待，佛陀往生了，以誰為師啊？「以戒為師，以苦為師」。

那我們接著看，李炳老真的就是落實這八個字了。他的薪水很高，但生活非常節儉，日中一食，自己的錢都用在公益事業上面。就沒有自己呀，為什麼那麼節儉？省下來的都給眾生、給大眾。所



以為什麼說「儉近仁」，節儉的人接近仁德？因為一般他節儉是為了可以給很苦的人。當然不是守財奴，那就不是「儉近仁」，那變成貪財了。所以這個節儉是個重要的美德，一來是可以給需要的人、急需的人；二來懂得為往後打算，你現在不亂花福報，你有後福。老法師特別強調，福報留在什麼時候享？臨終的時候，那就太值了。

然後儉還可以養廉，儉以養廉。而且我們這個習慣好了，你以後為大眾服務就可以為大眾省很多錢；假如這個習慣沒養成，公家的事交給你麻煩了，可能多花不少錢，大手大腳的。所以用人，知人善任，那個不節儉大手大腳的，你可不能讓他去採購、不能讓他管錢。這個我們當領導其中有一個很重要的重點，就是知人善任，你把一個人用對了，這個部門你不用操心了；你用錯了，那你有操不完的心了。所以為什麼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？他把五個最重要的人用對了，天下就大治了。閩南話講「翹腳捻鬚鬚」，悠哉悠哉。所以領導者最重要的是你決策要對，你大方向要帶對，你把人要用對。你最高層的人常常去管小事，每天還累得要死，俗話說的累死活該，那你自己找的嘛，本來就不是你該弄到那麼細的部分去插手的。有時候人是忙得要死，但是沒有盡本分，因為他沒有認知到他的本分在哪、他的職權在哪，所以都要學，人不學不知道。

「別人供養的東西轉手就送出去」。其實成德在想（不一定對），李老他看待這些佛友、這些學生，那都像自己的孩子一樣，甚至於是自己的孫子都有，會看到每個人的付出，一有好東西了從沒想自己，趕快，誰需要的、家裡比較困難的，剛好缺條褲子的缺什麼的，轉手就給他們了，都是先想別人。所以我們的媽媽就是這樣，當母親的人都是這樣。我印象當中，一想起母親的身影，要不就是洗衣服洗得很晚，我蹲在旁邊看。所以很沒善根，應該幫忙洗才

對，怎麼只有蹲在旁邊看？你去想，吃飯的時候最晚上桌的，最晚啦，因為煮的菜，「趕快趁熱吃」，大家都吃了，媽媽還沒忙完，最晚上桌；最早吃完的，「我吃完了，你們慢慢吃」，她又去忙了。所以這個忘我，就要從媽媽開始學起。所以為什麼觀世音菩薩一般那個造像都是女眾相，也有道理呀，母愛的這種表法。

「自己的內衣、襪子都是補丁的」，這個到「他老人家往生之後我們才知道」，這很感動人。其實這一段話我們應該都看過好幾遍了，我們變了沒有？真的有感動，開始調整，我生活也要節儉，我要先想到別人，有好東西，我沒有急需的，先給別人，人的這種心境就變了。所以佛法是管用的，一學了馬上起而效法，就管用了。雖然生活很儉約，但是李老師確實是孔老夫子說的，「學而時習之，不亦說乎」，法喜得到了。一個人幹好幾個人的工作，還精神抖擻，那沒有法喜也不大可能，而且年紀這麼大了。所以真正耗能量，不是在工作上耗得最多，我們想一想，哪裡最耗能量？念頭。念頭動得太多了，最耗能量。老法師講經的時候分析給我們聽，為什麼吃了三餐，那還覺得能量都不夠？為什麼這個阿羅漢七天吃一餐，辟支佛十五天吃一餐？他沒有妄念，沒有這些分別執著，所以他消耗得少。就像李老師，工作量那麼大，才吃一餐，還法喜充滿。那我們就要從妄念開始調伏起，不能起那麼多妄念。

在台中，「老師對我的關懷，在生活上的照顧無微不至」。我不知道大家讀這一句話，我們佛門說隨文入觀，你隨時這段話自我觀照了，甚至是納受這一句話了，我就要這麼做。李老師他是個好老師，我現在也要從事教學、我也正在教學，我要效法他無微不至啊，真的是展現什麼？師徒如父子啊，真的把學生當自己親生孩子一樣照顧，所以學生念這個恩，不敢懈怠呀。所以諸位同修，我們現在都在回歸呀，我們偏離正常太遠了，整個社會偏離正常太遠了。

。《左傳》說的「棄常則妖興」，我們偏離常道太遠了，種種家庭、社會的亂現象就出來了，尤其這幾十年人心的墮落，有時候看新聞感嘆，問題是沒有教，不能怪他們。所以師徒如父子，要從我們振興起來。

我有時候聽，這個都不是最近的事了，十六年前，二〇〇五年年終我到廬江，有五天的課。結果我在路上遇到幾位退休的老師，幼兒園退休的老師，看到我，三個人就當場馬上跪下來，我嚇到了，我趕緊把他們扶起來。他們說，蔡老師，你趕緊跟幼兒園的老師上課，不然他們給孩子的家庭要東西，你說孩子看了怎麼會不受影響？這個對孩子的內心影響太大了！那老師都是，誰有送禮的一個態度，沒送禮的一個態度，你說孩子心靈的撞擊不大嗎？所以他們著急呀，這些老師也要上倫理道德的課，不然他們也不懂。你說他們是老師，他們也才二十歲上下，所以很多事情都很是十萬火急呀！為什麼老人家要示現講經不中斷來帶動我們？太有道理了，你看還有多少人連怎麼做人、連孝道都不懂。我們真心為眾生就會感應，就會有人真的有機會聽到了，所以我們的願力要大過眾生的業力。像最近有地方要辦私塾，我給他們說不要收費，師徒如父子。孔子也沒有說，你來我這裡讀書要交多少錢，那說不出口啊；但是要恭敬老師，所以拜師的時候有束脩，那個是一種恭敬的態度。那真正收了這個學生，盡心盡力，有時候學生很困難，還把東西、糧食搬到學生家裡去，那自己都很困難。

所以我們看到這個，哎呀，照顧無微不至，那種李老照顧老和尚的影像就浮現出來了。我們在網上也可以查到，有一張照片，老人家那時候已經出家了，跟李炳老坐在他的床上，你們有看過那照片沒有？那看了都很感動。

接著，「可是在台中上台講經，一次也沒有安排過我，我心裡

很明白、很清楚」。這個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呀？這是師生的默契呢，他不用言語就心裡彼此都很清楚。師生要有這種默契，那父母跟子女要不要有這種默契呀？夫妻要不要這種默契呀？上下級要不要這種默契呀？朋友、同參道友之間有這種默契，那也是人生的樂事。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我們看當時候迦葉尊者，後來找到佛陀，那高興啊，他一直在找老師，那佛陀等他很久了，你看他們那種師生的感情。你看不只是佛陀那個時候，你看拉到三千多年之後，那李老跟老和尚不是也一樣嗎？你看這些大善知識都在等著一個傳法的弟子，這是他最大的事情，他師生就有這種默契。所以古人說，人生得一知己，死而無憾。

那因為李老有人生的閱歷，所以老人家講，「中國古人所謂的同行相忌」。那這個也是李炳老慈悲，他防止眾生起心動念，這個在處理人事問題，都要有這種敏銳、智慧。我們也要知道團體人的程度，有些事情你要低調去處理，不然可能很多人會煩惱或者是誤會了，這個都要我們很柔軟、很敏銳就能體恤到了。所以，「我們是外地來的人」，到台中去，講得不好沒關係，講得好可能就容易招來嫉妒障礙，那你在那個地方就住不下去了，「平平安安住下去，別講經，好好學」。我們聽到這句話有沒有啟示？以後你們學會有外地來的，要怎麼樣？盡力照顧好他，那他一定感動得痛哭流涕。

老法師說，他遇到台灣一位老法師辦佛學講座，請老和尚去做總主講。你知道他處那麼高的位置，他能信任一個年輕人。然後師父上人講經的時候很多人來聽，他自己講的時候人少了很多，他也歡喜呀，這個太難得、太難得了！所以老人家都念這個恩，很盡力的去珍惜這個因緣，好好弘法，這一位老法師也是對他老人家有知遇之恩。那我們現在是經營一個學會，我們的氛圍就要不分彼此，

外地來的更照顧。因為外地來，他的心情又期待、又怕受傷害，是吧？很期待能夠跟大家融成一體，又怕被人家排擠。就好像，比方說團體裡面都講廣東話的，結果來了一個講福建話的，廣東話又不怎麼聽得懂，我們在那裡一直講廣東話，人家聽了心裡有什麼感受？這個都要考慮到，要感受人心，才能凝聚人心。

那接著師父說了，「所以我講經利用什麼？到台中以外的道場，不在台中，有人家請我，我出家之後講過幾次」。事事有沒有礙呀？沒有礙了，自己的念頭才是障礙，分別執著才有障礙。沒有障礙，山不轉路轉，路不轉人轉。接著很重要，「我會給老師做報告，老師同意我才去；老師老師不同意，外面請我也不去」，要得到老師同意。所以老人家這個弟子的態度，真的是讓我們佩服。也因為他老人家有當弟子的態度，老師才好培養他，老師的整個人生的閱歷就可以完全加持他了。

所以「十年沒有離開老師，任何活動事先都跟他老人家報告」。我有時候在跟一些團體交流，結果他說，啊，我以前團體辦辦辦，出現什麼情況，就是犯了這個問題。我說老和尚講經都有教，所以我們在處理事，假如沒有辦法當面請教老人家，一定要用他的教誨來思惟。人生有時候很多事，要經驗過才能體會到，經驗很寶貴的。「他了解，他才能指導你」。我們可不能說，善知識很厲害，他什麼都知道，就不用跟他講了。他什麼都知道，你也要跟他講。因為佛菩薩不以神通度眾生，他現他心通、現宿命通，那大家都覺得，他都知道了，那我們就不會照正常做人做事去跟善知識互動了。所以善知識不會現神通，就是這個道理，你該怎麼當弟子、你該怎麼當下屬，統統要「出必告，反必面」。

這一點我是體會特別深，我自己沒有智慧。因為我以前帶團體，團體的同修說「蔡老師什麼都知道」，後來出事了，我告訴他，

我什麼都不知道。然後他們說，老師，你講課啊，我們昨天發生的事，你今天講課就講了。我說我不知道哇，可是我講課一定跟你們共勉，不貪、不瞋、不痴、不慢、不疑，那哪一件事不是跟不貪不瞋不痴不慢不疑相關？那我一講，你們就自己對照了，哎喲，老師有神通。那是你們自己想的，我什麼都不知道。但是也不能怪他們，還怪我，我自己，你從事教學的你要會判斷了，他們都沒跟你講，就是個怪事情了，你要自己去追蹤、去了解一下。

一個領導者可不簡單，我們看李老在講《論語講要》，是把他老人家講《論語》記下來的。你當一個縣長，雖然你不可能去管很多細節的事情，可是你當縣長你是可以掌控一個縣的，你是能夠感知整個縣的狀態的，你是很敏感有一些什麼症狀了，你會出手去了解、去調查，你有這樣的能力，你可以管一個縣。所以李老這些開示其實挺重要的，人要度德量力，我能夠掌控、護得到多少人，我做多少事情。就像老法師曾經，我在香港的時候，老人家說，人是要教、要帶呀，「我只能帶五個人」。帶人要花很多時間的，要花精力的。想想老人家帶五個人，那我自己還得先把我自己帶好，再還要帶學生。

所以現在漢學院還這麼多年輕的學子，那說實在的，老人家又有另外一句法來指導我們，「這些，都是佛菩薩祖先在加持、在承擔的了，我們要把心用對」。很奇妙，非常奇妙，你動個念頭，應該跟誰聊一聊了，你剛好散步的時候他就出現在你面前了。這個都是佛菩薩加持感應的，只是我們沒有細心去觀察。不是一次，太多次了。比方說，這個家人，我一定要跟他好好聊，可是又怕他敏感，「成德法師為什麼今天要找我啊？」我就在想一定要很自然，是不是哪一天剛好走過去，「你在辦公室啊？」就很自然走進去。我還在那裡想，要怎麼樣才不會讓他誤會，突然聽到人家敲我的門，

一打開就是他來了，嚇我一大跳。你看佛菩薩加持，「哎，你來了，什麼事情，來，坐坐坐，喝杯茶」，這麼自然就聊起來了，聊得他也很高興，問題也都談到了。這真不是我們在幹的。但是你要相信，相信佛菩薩無時無刻不在加持我們，只要我們沒有私心了，就是為了對方、為了團體好，弘護的加持力都不可思議。

所以老人家說，他不了解，他怎麼能知道你？所以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，也向他老人家請教，甚至於在海外，後來老人家到各地，美國、加拿大，世界很多地方，每一次出去以前都去跟李老報告，每一次海外弘法回來就跟老師報告。真的是尊師重道啊，真的是非常珍惜老師的因緣、老師給他的指導。

接著「大專講座，海外傳燈」。老人家提到，「我這個緣，在內有障礙，所以在韓館長家裡住了十七年」，你看老人家的忍辱功夫！那我們換另外一個角度，老人家發願學釋迦牟尼佛，釋迦牟尼佛一生是遊化，把法傳到世界各地去了。但是我們當學生的要會觀察，他老人家遊化，我們不要也跟著遊化。第一個，我沒他老人家功夫。第二個，我們看佛陀遊化以後，誰在各地長期講經？是佛陀的弟子哦。所以當時候佛涅槃的時候，大迦葉尊者不在身邊，他在教化，才趕回來。你看那很感人，那個佛要荼毘，那火都點不上，最後大迦葉尊者回來了，那火要他點才點起來，因為那個法是傳給他的，他是接佛的法脈，這禪宗是他傳下去的。

所以其實老人家的際遇，也是讓我們相信什麼？佛菩薩安排，自己不要操心。因為我們有好惡、我們有情感的作用，然後一看，哎呀，老人家怎麼可以離開台灣呢？很傷心。其實老人家假如不離開台灣，那法寶怎麼流到大陸去呀？台灣的法寶要到大陸不容易呀，老人家一到新加坡了，哇，不得了了，那去的同修一箱一箱往國內搬啦。那老人家假如不離開新加坡，能夠到澳洲嗎？老人家不到

澳洲，現在有淨空之友社嗎？能夠有這麼多大使接觸到老人家、親近到老人家嗎？所以不能用感情去看，要用整個大局、整個法的弘傳去看。所以老人家相信都是佛菩薩安排。

我們要相信了，佛菩薩才可以透過我們這個身體去利益正法、利益眾生；我們有自己的想法，他就加持不上了。明明現在最需要的是這個因緣，我們偏要到另外一個因緣，那沒辦法了，那佛菩薩恆順我們。所以老法師的指導非常重要，老法師說，哪裡有緣就先做哪裡。你可不能說，我是哪裡人，我希望先做哪裡，那這佛菩薩沒有辦法安排我們，沒有辦法整合我們的力量了。所以信佛不容易呀，聽話不容易呀。聽自己的很容易呀，遇到境界提起佛菩薩教誨不容易呀。但不容易也很正常，因為我們幾十年來就是聽自己的意思習慣了嘛，有一個過程的。

所以師父講，「最後逼著我沒辦法，到處流浪，走出台灣，走遍全世界。這個緣也很特殊，實在講有因有果。因是什麼？」這周宣德教授在台灣成立了一個大學生學佛社團，叫做晨曦社。他把這個消息傳到台中，告訴李老師了，李老師非常歡喜。大學，台大辦佛學社了，那佛法可以在大學弘傳了，叫晨曦社，非常讚歎。結果把周教授送走了，老和尚對老師說了，這未必是好事。那老師一聽，怎麼不是好事啊？如果這些大學生遇不到好老師，先入為主，學的就是邪知邪見，那怎麼辦呢，誰有辦法把他們扭轉過來？老人家可以深謀遠慮，洞察機先，這個事假如繼續這樣發展會成什麼樣子？那這一段話跟我們有沒有關係呀？要拉回來啲，在華人多的大學，可不可以辦佛學社團？怎麼護持現在下一代這些年輕輩華人學佛？這真的是我們淨宗學會要好好考慮的，總不能淨宗學會都是年紀大的人來而已呀，這樣會斷層的，後面誰來接棒啊？

「老師聽到我這個話，想了一下就問我，怎麼辦？」我們要好



好提升，以後領導、老師有什麼重要的事，怎麼辦？你才是得力助手。領導有什麼重要的事從來不來找我們商量，你不能怪領導，我們這個德行、學問還不足以讓人家信任，所以人家不找我們商量。所以李老就找老和尚商量，老人家這時候靈機一動，就給老師建議，「我們就在慈光圖書館裡辦大專佛學講座」。說實在的，我們現在很多淨宗學會的條件都比現在慈光還好，好好的來打算、來籌劃，就用寒暑假來辦。老師同意了，這個不只學生受益了，李老這些講經的學生得到好多的鍛鍊，所以利人一定利己的。

然後「老師同意了，就在他的小房間裡面，老師跟我在一起研究課程」，要講哪些科目，請哪些人來講。知人者智，自知者明，能夠真正了解誰來講，這個領導職位誰來做，能看得懂的，這個人有智慧，看懂人可不簡單。可是我們看《了凡四訓》裡面這些讀書人很厲害，「春秋諸大夫見人言動」，他講一句話，他做一個動作，就可以斷他的吉凶禍福。其實人真的多讀經書，心地清靜，這個功夫要學也不難，「何期自性，本自具足」，真的不難。老法師有講，那善知識，你走幾步路，他就知道你最近修得怎麼樣了。我當時聽，還有點不相信，後來有機會親近老和尚，每一次我們什麼問題，他在攝影棚馬上就講了，我們就知道，師父都看得很清楚的。

所以，請什麼人來講，其實這一段話跟我們每個淨宗學會都很有關係的。「我都參與了。這樣把慈光大專講座搞起來了，講座辦了幾十屆，非常有成就，我參加了十一屆」，主要負責答疑。

好，這個時間到了。我們下一次結束，然後進入這個「認識佛教」的課程。成德想，「認識佛教」我們一起講，比方說第一段誰講，我偶爾，我插插花就好了，跟大家一起學習。那不要我這麼一講，你們今天睡不著覺了。我們一開始採取自願的，幾次以後，再

用點名的，先讓大家熟練熟練，來這麼進行。

好，那今天就跟大家交流到這裡，謝謝大家！